

鐵路職工

第八十七期

半月刊

時論

本屆國際勞工會議感言

詩言

本年國際勞工會議於日內瓦舉行，自六月十六日至二十三日，會期凡一週，世界各主要國家之代表及勞資各方之代表，濟濟一堂，於勞工之美業保險，工作時間等要案，均有明白規定，就表面觀之，勞工會議一若為工人階級之福音矣。

實則中國之參加國際勞工會議，其衷心之痛苦，有非外人所能知者，良以中國之勞工問題，不僅為中國之勞資問題，實為國際帝國主義羈絆下之政治問題。此次出席國勞會之中國代表安輔廷氏，對於各國在中國租界當局拒絕中政府之工廠檢查，慷慨陳詞，語極痛切，此正中國勞工問題之癥結所在，與會各國，宜不能無動於中，國勞會之臬臬決議，固無一不為工人着想，以希增進勞工之福利，中國既參加國勞會議，亦必赤心耿耿，努力於施行大會之決議，但在中國之租界當局，挾其特殊之勢力，傲慢自若，橫為之梗，中國於此，欲為國勞會之忠實會員，而不可得，中國勞工福利之犧牲，更何待言！

租界內之勞工固為外人所宰制，即全國之勞工，亦何莫不受外人之宰制，故中國勞工欲求福利，首先應解脫外人所加之鎖鍊，政治上爭得自由，一切福利，自然可以改善。

然則中國之參加國際勞工會議有意義乎？曰有。其意義之所在，不僅枝節之福利，約章之訂定，實在於借此機會將資本

第八十七期要目

- 本屆國際勞工會議感言
- 常談叢談
- 老牛
- 以毒攻毒
- 唐山市工業狀況
- 孤兒
- 出發之前
- 夜
- 罪者
- 回家
- 討妾
- 國有鐵路勞工統計
- 歸棹
- 鐵路勞工問題研究
- 職教消息
- 詩言
- 金子
- 朱石庵
- 張澤枋
- 王德裕
- 平天
- 今愚
- 省儉
- 有恒
- 究生
- 高鶴年
- 孟昭元
- 金榮花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六月三十日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一零四號



帝國主義所施於中國勞工之罪惡，盡情宣揚，俾引起世界各國。勞工之共鳴而遂為聲援，中國勞工已為受賜不淺矣。

常識叢談

今年早熱之成因

老莊

——因太陽黑點縮小——

今年入夏以來，雨水不足，天氣酷熱，為世界之共通現象。此種早熱的現象之由來，據美國斯密斯研究所亞僕脫博士考察結果，公布係因太陽之黑點直接影響及於地球上之大氣之故。目下太陽黑點，其範圍廣大，竟有於直徑五百哩乃至五千哩，而此黑點，係由於一種不能由地球上之氣象聯想而得之大暴風狀態所致成者。又日本中央氣象臺技師藤原博士對於今年早熱現狀，亦有如下之公布：「綜觀過去之統計，以太陽之黑點之最大期與最小期為中心，其前後三年，必為氣象變兆之警戒年，而去年為太陽黑點之最小期，故呈世界共通之雨水不足現狀，溫度亦較往常為高，今年為其後一年，故仍在變兆之警戒期內也。」

又據中央氣象研究所發表，關於長期天氣的預告方法，學說不一，但迄未得有定論，擇舉其要，有根據日中黑子之多寡者，有根據長期記錄之週期者，有利用不同地方之相關係數者。即同一方法，各家論斷往往完全相反。例如根據日中黑子數之增減，以作預告。若依英國氣象學家克萊敦氏之學說，在本年黑子衰落時期，低緯度及緯高度

地帶氣壓，應較往年為低，雨量應較往年為多，而溫度較往年為低。在中緯地帶，則情形相反，即氣壓較高，雨水較少，而溫度則較高。長江流域在中緯地帶，故若根據克氏之說，本年之平均溫度，似應比標準數高，雨量比標準數低。

口的衛生（續）

許邦華

食物對牙的情況有很大的影響。食物要含有礦質鹽的，也要有維他命素，適使礦質鹽有用於牙齒。各種食物也影響到齒齦的情況，或是因刺激而有正常之作爲，或是發生齒齦的疾病。

未開化的民族和居民，他們生活接近自然，吃的食物也是天然爲他們預備好的。這意思是他們的食物是堅硬的，纖維性的，和粗糙的，一定得用力咀嚼。McCollum 檢查二百個頭顱骨，從西南老的荒廢的山中居所找出來的。沒有找出一隻爛牙。Stetson 找出九十六個冰洲島古時人的頭顱骨。沒有找出一隻敗壞的牙！

硬麵包，烤麵包，纖維的蔬菜，大塊強韌的肉，和有硬菓肉的水菓一定得加入食料內爲潔淨和按摩牙齒和齒齦，同時也可得他們食物的價值。

食物最密切之連屬就是牙齒的練習。許多我們吃的飯食，這樣軟簡直用不着牙齒。牙和齒齦同身體上其他部分一樣，除非常常練習，不然就要失去它的堅固和力量了。齒齦溢膿或是其他的齒齦病立刻會跟蹤而來。

用力咀嚼粗硬的食物刺激血液活動，它也激使喉，舌

，臉的肌肉生長發展到有正常的作用。它減少脂肪生長而掛在臉下部的肌肉上，它使皮膚健潤。鼻腔發展，鼻隔與週圍組織也依上頷骨的生長而定。一大串結果全從缺乏口構造的練習是沒有完的。

有好些平常牙的破裂，一直許多年，正是因為不斷磨擦牙面所致之結果。從前的人吃硬食物過活，示出的牙是毀壞而不是腐爛。有些人他們嚼烟和有些人睡時磨牙能使牙冠很快就破壞了。不正當的刷牙用粗糙的牙粉生出許多溝槽在牙面上。用硬烟袋柄的吸烟者，過着幾年，就能釀成牙溝上一個壓迹，正合式那烟嘴柄。那些被磨壞的牙常是靈敏，並且露出牙髓來也很平常。

一重要條件去愛護口就是防止腐爛；實在，這就是爲什麼我們要小心我們的牙。防止腐爛小點之擴大是最要緊的。傳染菌不會從牙壁鑽進牙髓，這是很確實的。

按定時檢查口是唯一妥當的方法去防止小孔變大。

至少百分之九十口臭的來源是由於口。Dr. P. L. Fox 分列八種口臭的原因。它們是(一)：起自純粹牙的情況，如或起自牙之週圍或牙位。(二)起自軟組織之病。如齒齦溢膿及裂口；(三)起自鼻，喉及竇之病或不正常；(四)起自消化不良及消化管；(五)起自氣管肺血管的病。(六)起自新陳代謝，傳染病，熱病及生殖尿道病；(七)起自被吸收的藥或毒品；(八)起自有食物，調味料及刺激劑。

像還到紀元後七十九年那世紀時 Pliny 在他自然歷史裏說「人的呼氣有傳染菌是由於不良食物所造成」。不但到

今日我們還可以用這原來的診斷意思而我們加以補充。

設有六種基本的氣味——芬香，花香，水菓香，松香，焚燒味同臭味；但是口氣應該沒有任何注意之味，才是正常。

(未完)

老牛

朱石庵

老牛是窮小子，家裏吃不起白米飯，成天灌着稀薄的黃米粥，妻子阿毛，可憐一嫁過來，就過不着好日子，每天憑着給人家洗洗衣裳，補補縫縫，賺點錢米貼補家用，兒子進不得學校，成天放蕩在外頭，跟那些污濁的豬羣，臭的坩溝，交上很密切的朋友，年老的娘給乾咳困縛住，老牛的面容也老是那麼枯瘦！

老牛才不過三十歲，窮，害得他成天過着愁悶的生活，望上去，他的容貌至少比本來年歲大上十年，在×站當一名脚夫，×站是一個小站，火車是不大在這兒停的，來往的客人也是少得利害，站上對於脚夫是沒有津貼的，老牛又是那樣老實，替客人搬運行李，或者是挑送到客人的家，人家給多少，他就拿多少，從來不和客人爭論，每天老牛輪不到十來件行李拿，有時候，竟是一天空插起手，在車站上徜徉一整天，早上興沖沖來了，晚上悶悶的走了回去！

離×站半里光景，靠着河浜橫七豎八的蓋着有幾十間破爛的草房，站在×站的月台朝西望，那些陳腐黝黑的草房，除了燒飯時的炊烟可以說那是人們的住宅區域，真像野外的古塚！佈滿了令人不敢親近的景象！

這些草房的主人都是些出賣血肉的苦工，做了今天不知明天的奴隸，老牛的一家子也佔據了這幾十間草房中間的一間，老牛的草房旁邊有一株高大的槐樹，樹枝高處有幾窠老鳥，很蚤的早晨，老鳥把老牛一家子都喚了起來，剛抬頭的太陽把老牛送到×鎮那條惟一的大街上去兜送客的行李或店家的貨物到車站上，阿毛伺候着婆婆跟孩子們吃過早粥，孩子們走到門外去，婆婆在屋子裏隨便弄弄撲撲，他自己便拿了夜來收來的髒衣服去門前河灘邊洗。

老牛這間草房的內部情形，也正和別家草房一樣，顛搖的剝了漆面的方桌，惟一的擺在屋子中央，麻繩繞着壞腿的凳子，四五隻的堆在桌子底下，煤灶，炭箕，飯鍋，菜鍋，菜刀，油瓶，層疊的擠在屋子的一角，通氣的碗櫥裏有着六七隻破口的碗碟，這個碗櫥是放在屋子的另一個角落的，裏屋擺着一張坭堆成的大坑，坑上鋪着灰黑色的被褥，褥子角呈露着零碎的稻草，有一隻沒有蓋的箱子堆着些破的衣裳，一張破杌子靠大坑放着，有一扇木隔窗，大概不大開，木隔間放滿了灰塵和零星布料，裏屋和外屋的分別只是因了一道坭牆的原故，由外屋走到裏屋，是用不着經過一扇有檻的門的，那隻坭堆成的大坑就是老牛一家子到晚上捲在一起睡覺的鋪場！

老牛家的擺設雖然這麼糟，老牛一家子雖在老有吃不成黃米粥的危險，在這幾十間草房主人當中，老牛却是最孝順不過的兒子，隣居常常因了沒有粥飽肚弄得一家子吵了起來，老牛的門口從來就沒有來過這麼一套，也只有老牛的老婆阿毛，是那樣溫文柔順，跟着老牛過苦日子，沒

有一句半句怨言。

老牛有時沒有事，心裏就想：我老牛一天到晚作活，賺不到白米飯吃，連累了我娘，年紀大了跟着我吃苦，一點兒也享不到老福，王站長的娘，成天打打牌牌，看看戲，串串門子；在家裏時有人給端茶端水，多適意呵，養得胖胖的，真是幾生修來的福氣，我老牛從小死了爹，我娘含辛茹苦，好容易把我養大，能賺錢了，又東借西接給我成了家，阿毛也真好，跟着我過窮日子，一點兒也不嘮叨，在娘面前也真能依順，有什麼吃的都讓娘先受用，這全是娘的恩惠啊！我可完全辜負了，現在却叫娘跟着我吃苦！我真變了得畜生不成？不，我得拼命作活，叫娘過個舒服日子，我雖然賺不到白米飯，我可不能讓老娘連黃米粥都吃不到，我雖在沒有錢給娘請醫生，我可不能讓娘生氣……想着，想着，老牛就去把這意思告訴阿毛，阿毛不但柔順，並且懂得道理，這些話一入了她的耳鼓，雖然她看着老牛的一天比一天枯瘦的面容心裏着急，那一個她每天在嶽廟看見的叫化子一回到她的記憶裏時，她立刻轉變了愁苦的面容而苦笑着贊同了老牛的意思！

真的，阿毛每天下午提了竹籃去×站東頭嶽廟旁給些店舖的夥計，廟裏的和尙們縫補衣襟時，那個匍伏在地上嘶啞着聲音叫喚着的叫化子，常常引起她的注視，她會突然停止了作着活的細黃的手指，抬起眼珠，同情的望着乞丐，心裏便轉念到這個瘦得露骨，頭髮長得像個鬼樣的可怕的叫化子，會有一天經不起風雨和飢餓的襲擊，死在荒野的草堆裏，枯瘦的屍身，給野狗拖吃掉，血，一灘灘染

紅了附近的叢草，她每當一想到這兒，全身便立刻起了寒噤，辛酸的淚珠便再也不肯停留的瀉了下來，潤濕了拿在手裏的正待縫補的衣襟！，她的淚珠的流出，不只是叫化子的可憐狀態感動了她的內心，在苦的境界裏討着生活的她的整個家庭，搶去了她的情感，老牛衰弱的身子也許會有一天給肩上的行李壓倒在站上那塊光滑的地面上，婆婆強烈的乾咳也許會有一天咳不出來的僵死了！孩子們年紀很輕的無教養的成天放蕩在外頭，將來不知成個什麼東西，自己呢，去河灘邊洗衣服，水裏反映着的是可怕的像猴兒似的枯瘦的面容！並且，常常感着的心痛毛病，使她不能保險自己的身子能夠長久的維持下去，雖然，現在暫時的安全還不能不說是不幸中的大幸，跟那淒慘的叫喚聲得不到路人的同情的賜與的叫化子一比，自己的一家子還不能不說是老天的恩典，這些未來的不能或免的事實，使阿毛生起無窮的恐怖，使阿毛感覺着老牛是怎樣的在和窮拼命，她的情感便也猛晉的提了起來，在這短短的生命過程中，阿毛是決定拿她有限的精神和力量去幫助老牛找飯吃，讓年老的像風中之燭的婆婆不要有一絲一毫的不痛快，不要有一天吃不到黃米粥！

老牛跟阿毛的身子，不只阿毛一個人感念到糟，許多跟老牛相熟的人們，也作過許多次同樣的勸告，其實，他們也需要休息，也需要有一個跟別人一樣舒適的生活，不過，他們辦不到，他們很深刻的明白着，工作是解決他餓的肚子，延長他們一家子的生命的惟一手段！他們不能偷閒，不讓時間有一分鐘空洞的過去，並且，他們是很迅速

的縮短了一件工作的時間，再去繼續第三件，用着更迅速的手藝！

在老牛和阿毛的努力生產下，老娘却很適意的蹲在家下了，天好的時候，太陽和暖的晒到老牛門前的槐樹頂，印下一地的葉影，細小瘦弱的牛老太——老牛的娘，就在低矮的門口搬了個凳子坐下，葉影挪上牛老太的破襖，顯示着美麗的圖案，在河灘邊豬羣裏頑玩着的孩子們，看見了牛老太！老牛的兩個孩子便離開了人羣，趕上來偎依在她的膝前，唱起不知什麼東西的俚歌，其餘的孩子們便也跟了過來，嘈雜的亂唱，這聲音有時會聽厭了，牛老太便吩咐孩子們去玩，她自己却像回憶起老牛的童時一樣的看這些一聽到她的話又一哄而去的孩子們出神的呆愣了！

牛老太真不願去追想老牛的童年，老牛七週歲便死了爹，她便不得不整個負起養活他們娘兒倆的責任，那時候的生活程度雖然不很高，沒有一點私產的她，爲着生存，也得終年勞動着她的肉體，又因了工資的低小，老牛八歲時就送進商店學生意，經不起店主和夥友刻薄的虐待，身體上常是帶了很重大的傷疤哭了回來，不肯再回到店裏去，自己看到這樣的傷勢，心裏也曾想留他在家，然而留在家只有慢慢的餓死的份兒，便又不得不忍着滿肚子的眼淚半嚇唬半安慰的送他回去，這樣的生活繼續了三年，老牛的小身體是耐不住殘苛的待遇而生病來，當店裏送她到牛老太的跟前，病裏的老牛那付可怕的瘦削的面容，死人樣的皮色，激起了她蘊藏着多年的淚珠，像瀑布一樣的滾下了，她一面懊悔不該忍心放老牛出去，一面又惱恨自己

太不會賺錢，病了的老牛，在家裏睡了兩個多月，雖然沒有很好的醫藥，也是老牛命厚，終于走下了坑……這些悽慘的過去事，只要一跑上牛老太的腦筋，她的老淚便禁不住的滴了下來！猶其是坐在門口晒太陽的時候，看着孩子們一跳一跳的在河灘邊玩，她的回憶便又強烈的展開了幕布。

不過，牛老太現時的生活，和兩個孫子的快樂的童年，也同樣的促起她的愉快，而代替了她的哀感！

牛老太的生活，實在是很夠得上這兒草房的主人們欣羨，早上，她可以起得很晚，起來了，有媳婦給她理頭髮，伺候她吃粥，午後，兒子媳婦出去了，她便坐到門口看孩子們玩，找個人談談閒話，晚上，吃過飯，老牛便開始抑止住他一天的疲乏，高談闊論，引逗她歡喜。阿毛也同樣的想出許多杜撰的故事，在老牛辭窮時補了缺，只到她帶着笑聲睡去。

牛老太雖然有可欣羨的生活，她的身體却極不健康，年輕時過度的勞動損傷了她的健康，乾咳起來，兩頰漲得血紅，枯眼裏湧起一滴滴淚珠！額角上的青筋在薄薄的緊裹着的皺皮裏爆裂似的爆漲着！汗，一縷縷沁出來，沒有了牙齒的嘴吧一歪一歪，咳一下繼一聲悲慘的不能卒聞的「啊啞」音調，兩隻乾枯的手左右上下顫動的挪移！這樣的乾咳，人們看着都替她痛苦，都願望她早點咳出痰來，老牛更是着急，每當春光曦微的清晨，牛老太的毛病因了時令的關係更烈害的大咳起來時，老牛和阿毛便成天無辦法的皺起眉頭；也在這些日子裏，老牛倆更加緊的作着不

同樣的工作，換得多一點的錢去買些止咳餅，給牛老太吃，牛老太的咳雖然不肯好，也不知是餅的效力呢，還是老牛倆的純孝感動了老天；她的咳病也老不加重，可是精神的不佳，些許的勞動或是愁煩就要引起的咯血，還常勾住老牛的心，而加長了他工作的時間！並且，爲了要牛老太常有一樞慰快的心情，他在娘面前時總是笑容代替了他內心的苦悶。

牛老太就在這樣的情景下生活着，窮，有時會襲進他衰老的腦筋，對着她自己的病，也時常無辦法的自恨，不過這樣的時候只有短時間的延續，她是多麼欣喜呀！她有着很好的兒子媳婦的。

過度的勞動，中傷了年青時的牛老太，老年時就染上了這可怕的咳病，又因了這可怕的咳病，使年青的老牛跟阿毛擔心着他倆的娘會給咳病咳死，不顧一切的劇烈的去勞動，錢，雖然可以從他倆的手裏漏到藥店裏去，他倆却都懷了病！

老牛脆弱的身子一天比一天糟，頭暈眼花，常常發現在肩荷大行李的時候！有時，鮮紅的血，也會大口的吐出來！阿毛呢，她的心痛毛病，也一天比一天烈害起來，可是他們都不說，都把各人的痛苦隱藏在各人的心底，他們還是拚着命作活，他們以爲年紀輕輕，這點病有什麼要緊，娘的痛苦却是他們需要解決的中心點，他倆是帶了笑的面具掩飾住病的愁悶的！

然而有病的身子究竟不能持久，於是恐怖的事實便代替了暫時的安定而惡劣的展開了！

在某一個初秋的午後，阿毛正抵着頭縫補一件白紗上衣，她的心痛病忽然劇烈的發作起來，她完全不能自制的棄去了她手裏的活計，捧着胸口從坐着的矮凳上滾了下來，在黃泥跟煤屑鋪成的東嶽廟門前那塊街道上來回翻滾！臉色變成可怕的苦像，額角流出了黃豆般大的汗珠！嘴吧顫動着，喚不出一句聲音，却流出許多白沫！阿毛突然的跌倒喚住了來往的過路人，喚出了大批的羣衆，這些人對於一個心痛病人沒有辦法的圍在旁邊膽怯的看，想等她自己再安定下來，有人知道這是老牛的老婆，就奔去尋找老牛。

阿毛的病根實在太深了！老牛得着阿毛有病的消息偕了報信的跑來看時，阿毛已竟經不起極度的痛苦，悶死過去好久了！哮喘驚愕的老牛，不得與阿毛話別，所看到的只是一具枯瘦侵滿灰塵的屍體，和四圍羣衆的同情的注視和嗟歎！這簡直是平地一聲雷，脆弱貧血的老牛那兒忍得住這種刺激，「嘆」一聲僵倒在阿毛身上死了過去！

老牛也不再活轉來了！他忍心的放棄掉衰老的病娘，幼弱的孩子，跟着可憐的阿毛，也結束了生命！

初秋的西風一陣陣吹起，像是哀悼這兒所發生的悲劇，風聲是前奏的悲慘的哀音，這兩個被大社會摔在很遠的背後的生命，因了鬥不過錢的惡勢力，同時也因了拚命和錢爭鬪的原故，終于不能擺脫的死了的事實，真也是一首悽苦的悲歌！

小小的×鎮產生了這一幕悲劇，既使是一點不曉得老牛生前爲人如何的人們，也該喚起同情的悲鳴，何況老牛

在×鎮，人雖然窮得不堪，知道他的人那一個不給他偉大的人格所感動，那一個不嘖嘖稱道他的爲人，阿毛，在許多相識的女人當中，也同樣的有着相當的名譽！人們正在深深的新禱老天，求老天保佑窮病的他倆，求老天降以幸福，却反而在些爲老牛跟阿毛祈禱的人們面前，使這一干人們無辦法的看阿毛給心痛悶死，老牛閉住了氣！這是多麼殘忍的一件事實啊！

人們對於老牛倆的死去，也許在悲哀當中還帶些快樂的心情！他倆是多窮，多苦，每天累得上氣不接下氣，而每天下肚的糧食却只有使他倆的身子日漸羸瘦，精神日漸沮喪，人生的樂趣，物質的享用，不用說他們是連夢都沒有做到過；就是十分鐘乃至十秒鐘的休息吧！對於他們也是不常有的稀客，這樣的人生，有什麼可留戀的餘地，有什麼可贊頌的價值呢！死雖然不見得比生美麗，死雖然不見得比生舒服，死可就是停止人生，可就是停止生的苦楚！停止生的苦楚已經夠一班在討着苦楚的生活的人們欣羨了，何況死也許帶着美麗仁慈的彩色在等待着窮苦的人們去享受！這是多麼值得安慰的，老牛跟阿毛居然放棄了淒苦的生活到死的環境裏去，他們倆是離開了生的枷鎖到自由的城裏去了！然而，留在後面的老年的病娘呢，老牛的孤弱的孩子們呢！人們一轉念到這兒，就意識到牛老太太在看見這兩具遺體時該是怎樣的痛不欲生，沒有了兒子的牛老太太該是怎樣的過着朝不保夕的日子，老牛的孩子們是如何不幸的因了吃不飽穿不暖很早的天折了；老牛他們的住家是如何不幸的在很短的時間內換了別姓主人！有着這

樣思潮的人們，淚水侵滿了眼眶，哀絲牽動了心弦，他們再不能推想下去了！

就在這些人們嗟嘆的當兒，老牛倆的遺體終於給搬走了！

兩隻木板床，臥着兩個已死的生的鬥爭者，漸次的離開了東嶽廟，漸次的離開了遙望者的眼簾，消逝在×站的西頭！

以毒攻毒 (二幕劇)

張澤枋

上場人物

唐義先：年將而立，風格瀟灑。

妻婉貞：較夫略幼；衣飾堂皇之貴家婦。

弟德先：弱冠之年，大學生。

同居劉太太：已逾中年。

使女梅香：

現代

地點

上海

幕開

初夏的晚上，一間富家的寢房，左門後為一小浴室，右門通外面；房中全西式的傢俱，有屏風一，陳設都富麗；黃昏是剛才走；寫字檯上燃着戴的緋色綢帽的高腳燈。房中的光線極柔和而明朗。婉貞斜倚在離寫字檯不遠的長

沙發上，臉向臺口，抽紙烟，烟絲繚繞，劍眉緊鎖着，深思的模樣；和房中的空氣不調和。

唐義先從左門出場，着浴衣，赤足，趿拖鞋；剛浴罷。在茶几上的煙筒中抽出烟一隻，燃着火吸了起來；靠在婉貞對面的一張小沙發椅上，恨望着天花板。

婉貞：今天晚上又有事麼？

義先：當然有事。

婉貞：又是甚麼事呢？

義先：應酬朋友。

婉貞：我老聽你說「應酬」；未必半夜三更也在應酬吧？怎麼連睡覺也不回家了呢？（顯然是有點怒意，把還沒吃完的烟捲就扔到痰盂裏了。）

義先：這是我的自由，誰也不能干涉我！（聲調略重，作不耐狀。）

婉貞：義先！你也不必瞞騙我了！你的事在昨天已經有一個人告訴我知道了；半個月來你沒有在家裏睡，你是一個不要臉的舞女把你迷住了。

義先：（起先是一種被人揭破秘密的窘態，然而又不肯傷了作丈夫的自尊心，於是還是盛氣的。）知道就知道了。反正遲早總要你知道的。

婉貞：（滿以為揭破了對方的秘密，對方至少會低落了氣勢的；現在得了這相反的結果，所以說話的聲音很不自然。）甚麼？要我知道？你還以為你這種行為是正當的嗎？

義先：但是也沒有甚麼錯誤。

婉貞：家裏有妻子不顧，還另外同下賤的女人胡扯，半個月不回家，這還不算錯誤麼？

義先：這有甚麼錯誤呢？難道一個做丈夫的有了妻子以後就不能再愛旁人了嗎？一個男人一生就只許做一回戀愛嗎？

婉貞：（因為這急轉直下的情勢，她從沙發上站起來了。）

義先！我不知道甚麼使你變到這個樣子，你起先不是這樣的，我心裏真有說不出的難過。

義先：我覺得我的樣子一點也沒有變，你的難過是自討的。

婉貞：我現在才看清了你們男子，你們在婚前同婚後完全是兩種人；在沒有取得女人的愛的時候，盡量的用手段想取得對方的愛，比如奴顏婢膝的態度還不如；一等到同對方結了婚，覺得對方已經沒有東西是你所要求的以後，你們的真面目就顯現了，而且把當初的一切事都忘記了，你們的這種手段還不卑劣麼？（聲音抖顫）

義先：我覺得我還是先前的我，一絲一毫也沒有變，當初的事更沒有忘記；你不能隨意的侮辱我，做丈夫的有做丈夫的尊嚴。

婉貞：當初的事你沒有忘記麼？你記得我們在大學同學的時候你成天包圍我的情形麼？當你要求我允許婚約的時候你說的甚麼話？你既沒有忘記爲甚麼做出相反的事來？

義先：包圍你的事我不否認，但那也不是甚麼卑劣；我

要求你允許婚約的時候說的甚麼話呢？你儘管說。

婉貞：你不是說：「假使你不允許我的婚約，我就終身做一個獨身者」，這不是你說的嗎？

義先：我完全承認，這話是我說的；但是我沒有說你允許了我的婚約我就不再愛旁人啦！

婉貞：（憤極。重臥沙發上掩巾而泣）你不必這樣強詞奪理，像這樣的生活我過不下去了。一個人的良心味盡了也是沒有辦法的事；

義先：我也不能過這樣的生活，你看近來我每天回來以後你老是吵吵鬧鬧，哭哭啼啼，我每天回家來是討氣受，在公司裏悶上一整天，回來又惹人生氣，這還過的去麼？你完全忽略了做妻子的義務，你對於丈夫是一點安慰也沒有！

婉貞：但是家庭間不安寧的空氣是誰造成的呢？這破壞安寧的責任應該歸誰擔負呢？你還說是我鬧的你不安，你不要完全盲昧了良心說話。

義先：好！我們不必囉嗦了，我現在還有事；你把這事仔細想一想；只要你不侵略到我個人行動自由的範圍以內，你喜歡怎樣辦就怎樣辦，雖然破裂了也是沒有辦法的事。（起身，往衣架上拿下了白維也納的西服，襯襖衫，往屏風後更衣。）

場上只剩下婉貞，這時已經停止了啜泣，眉目間好似決定了一件極重大的事。嗚嗚約兩分鐘，義先更衣出，在抽屜裏拿出一根很鮮豔的領帶，就鏡前挽着。

義先：梅香！梅香！

台內應聲「來了」。走出一個年約十五六歲的使女，衣服整潔。

義先：把皮鞋拿去擦一擦！

梅香：唔！（自床前取皮鞋下場。）

此時義先的領結已經挽就，在茶几的煙筒內取出烟一隻，燃火吸着，坐寫字檯前的轉椅上。

婉貞：我明天回家去，你再可以成天到晚在跳舞場裏不必回家了。

義先：那自然！

婉貞：可是我得告訴你，現在我不得不在法律上提出離婚的意見。我們既然都覺得我們的生活只有痛苦，不如早一點解決了還好。可是爲了懲罰你的緣故，我不得不不要在金錢上受一筆損失。

義先：那也是沒有方法挽回的事，你照着你歡喜做的去做吧！

梅香提皮鞋自外入，看見兩人間的空氣極緊張，將皮鞋放在義先的足旁，旋退去。義先換上皮鞋，從衣架上拿下上衣穿了，又把皮鞋握在手中，作出場狀；剛走到門口，同剛出場的劉太太撞個正着，於是就退回了幾步。

劉太太（衣飾華麗，一望而知是一個精敏人。）啊！唐先生又出去嗎？近來是什麼事這麼忙呢？

義先：朋友地方應酬太多，不得不去一下。

劉太太：那麼請便吧；我同太太談談心。

義先：好！請坐一會吧！回頭見！

劉太太：回頭見！

義先退場；此時婉貞已經站了起來，迎接着劉太太。

劉太太：唐太太！我是聽見梅香說先生同太太又在吵鬧，

我是特來勸一勸的；這幾天我們的老爺，聽說他的位置不穩，也是到處請客，唉！這年頭大有大難，小有小難！

本來前幾天就聽見梅香說太太這幾天同先生鬧氣，早就應該來問問的，到底是爲甚麼事呢？

婉貞：劉太太！你請坐！我正差一個人談談心事，真把我悶死了。

婉貞同劉太太並坐在沙發上。梅香又入場，倒了兩杯茶，放在玻璃茶几上，把茶几移在婉貞和劉太太的面前，在房中略事收拾，退場。

婉貞：唐太太！我真不知道男人們怎麼個個都要變心？這半個月來，義先完全變了一個人了，每天連睡覺也不在家裏睡了，他老是討厭我的神氣，往時他一看見我就眉開眼笑的，近來還時常用極厲害的話氣我，我起先還不知道是甚麼緣故，後來他的好朋友張先生告訴我，說他近來認識了一個跳舞的姑娘，兩個人成天的鬼混，在公同裏時常告假，我真不知道他怎麼一時變的這麼糊塗，我現在也沒有辦法了。

劉太太：我們在外面的的人看起來，總覺得你們兩夫婦是頂快活的，誰不羨慕你們呢？那裏知道還有這些事；真是

！男人的心都是靠不住的，現在不變，將來總會變，我們的老爺前年也是在簪子裏胡鬧，並且還同我商量要討回來，那比你們的唐先生還兇哩！

婉貞：我現在真是看清楚了，男人們結婚以後都還是野心

不死，得了一個又想一個，我們女人一結婚彷彿甚麼都完了，終身也只能做一個人的妻子，不怕是丈夫死了，社會上也不許他再嫁；即使有一二個新女子反抗了這種惡勢力而再嫁了，那麼毀謗與唾棄叫你終身吃不完，用不盡，雖然這幾年有人高喊「婦女解放」，連這一個極毒惡的觀念都還沒有打破，我們女子將來只有一天比一天痛苦了；劉太太，我是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女子，現在遇着這不幸的事情，我當然決不避免，在正面向他們衝突，教他們受一次痛苦的教訓。

劉太太：我看唐太太也不要做得太過分，起先不要抓破了他的臉皮，若是鬧得太厲害，他們就會靈性死臉的；你覺得怎樣呢？

婉貞：不！我今天完全同他決裂了，我已經對他說我知道了他的事，但是他始終不覺得他做錯了，他還說遲早總要我知道的；後來我就氣了，我說我明天回家，要同他離婚，他也沒有拒絕的意思，這樣看來，事情已經沒有挽回的餘地了。（一種悲從中來的感覺，使她末後的幾句話的聲音都很沉重。）

劉太太：已經鬧得這樣僵了麼？唐太太！我看不要太太性子了，冤仇宜解不宜結，況且夫妻間又有甚麼冤仇呢？等明天唐先生回來了我勸一勸他，等他不改悔的時候，我們再想辦法，何必一鬧就鬧的不可收拾呢？

婉貞：我看大半是沒有希望的了。其實我並不是希望把事情弄得不好辦，完全是他逼的我非像這樣做不可了，另外我也想不出甚麼解決的法子來；（略停）想起我們從前

也不算不好，從沒有爭過一語半句，如今像這樣收場，我心裏真難過極了。（益悲。）

劉太太：（思索片刻）我知道他們男子的心事，都是新開張的茅廁三天熱鬧，過久了還是會冷的，所以我先前對付我們的老爺就得了勝利，我希望你暫且再忍耐一些時，我告訴你一個法子，雖然不能說十全十穩，但是的確有幾分把握的。

婉貞：劉太太！這種生活我實在過不下去了，還怎麼能夠忍耐「一些時」呢？

劉太太：不耐一些時是沒有辦法的，在這暴風頭上是不能用這個法子，弄得不好還會把事情弄糟，所以你必须得等一些時，至少還要候一個月。

婉貞：但是請你告訴我，是一種甚麼方法呢？

劉太太：方法是可以告訴你的，可是你千萬別想急於用它。說笑話就是一種「以毒攻毒」的辦法，哈哈……

婉貞：甚麼？「以毒攻毒」？怎麼「以毒攻毒」呢？

劉太太：唐太太不明白麼？就是他怎麼做，你也怎麼做，用他給你的難過退還給他受，現在該明白了吧？

婉貞：（恍然）呵！……

劉太太：唐太太覺得如何呢？

婉貞：方法雖然是好，可是……

劉太太：你不必從措處想，總要往好處想，他現在是玩得昏天黑地的，你是清白的，你不救他誰救他呢？

婉貞：（神色微轉）好！我姑且試一試吧！

劉太太：可是你千萬別用快了，否則弄糟了我可不能負這

麼重大的責任呵！哈哈！

婉貞：那兒話！應該感謝劉太太哩！

婉貞說話的時候，台後有電話鈴急響聲，有人接電話聲；婉貞作傾耳細聽狀，啞場數秒鐘；梅香出。

梅香：剛才先生打電話回了，叫阿根放汽車到辣蕪夜花園去，阿根叫我來對太太說一聲。

婉貞：好！知道了！

梅香：唔！（退）

婉貞：（面對劉太太）劉太太！你看！他現在每天都是這樣，每天打電話叫阿根放汽車到夜花園去，我問阿根：「先生每天夜上要汽車做甚麼？」他起先不肯說，後來我嚇他，若是不說我就辭退他，他才說先生每天帶着姑娘在河邊馬路兜圈子，叫人真氣死了。

劉太太：你也不必生些冤枉氣了，我現在回房去了，明天我請你到麗娃栗姐去散散心吧！（起身出）

婉貞：明天陪劉太太去！

劉太太：明天見！

婉貞：明天見！

婉貞送出劉太太，倚梳妝檯凝立數秒鐘。

（幕閉未完）

唐山市工業狀況

王蔭榕

唐山市在河北省東北部，北寧鐵路的甲樞。為北方著名的大工業區，繁華次於平津。當我在學校的時候，曾隨團體赴各廠參觀，茲將調查所得，錄之於左。

本市有大工廠四處：一，北寧鐵路工廠，二，開灤煤礦局，三，啓新洋灰有限公司，（內附有啓新磁廠），四，華新紡織有限公司。著名小工廠六處：一，德盛鑿業廠，二，德成麵粉公司，三，中國造膜公司，四，同盛製革廠，五，同巨成生鐵廠，六，德本成織機廠。大工廠，一，（北寧鐵路工廠）地址，車站東南。面積約五百畝。沿革，光緒二十三年，原起係與開灤鑛台辦，僅至唐山修至塘沽。初於胥各壯（在唐山西十八里）河岸建築大規模廠房，修理車輛。後二年始遷於唐山鑛局內，聘用英人邱瓦特管理廠務，後三年即造出一百號機車數輛，形質很堅美，是時已西通北平東抵營口，因急需修製機車數輛，乃在車站東南購地重建大廠，後歷經擴充，乃成今日的狀況。

組織及工作，本廠屬於北甯鐵路管理局機務處，廠內約分三大部：統歸廠長管理，下有廠工總理，各廠有廠監工員。

一，管理部：下屬總務，文案，會計，廠監，繪圖等股。二，材料部：存儲各項材料及廠造品，以備本廠及各車房應用，來源多購自英美德法等國。三，工作部：下屬（一）機器廠，又分南北二廠，北廠專修製機車配件，復分打磨，機器兩小部，有大小機器八排，共用電動機六架，又有車輪鏟架數架，計有八十四馬力，本廠共有工人二百九十餘人。南廠專修製客貨車輛配件，及各鍋爐房冷熱水管等，本廠有工人二百四十餘人。（二）銅器廠：專修配機車水管，油管，汽管，及各種銅配件。內有鑪四座，吸風扇一架，水槽一座，本廠有工人二十餘人。（三）白鐵廠

專修製油燈，油壺，烟筒，及各種白鐵器具，本廠有工人十餘人。(四)鍋爐廠：下分四部：一，修鍋部，二，造鍋部，三，試鍋部，四，煤水車部，其工作較各廠為最忙，造鍋分三部裝配：火箱，鍋筒，煙筒。造鍋時須先照圖在鍋板上畫線打洞刨邊，再用機器使之彎圓，再用鋼釘將三部聯成，後再上鍋管及零件即成。修鍋及修製煤水車，工作部雖不子鑄釘，故俗名鑄工廠，本廠約有二百九十餘人。五，建立廠：專裝配與拆卸機車的車架與鍋爐，輪軸及重大配件，內有電力起重機二架，每架可起重四十噸，本廠有工人一百八十餘人。六，打鐵廠：凡機件之用鋼及熟鐵者，其粗形須先在此打成，內有鍛鐵爐二十三座，汽錘五座，圓鋸一架，旋樞起重機四座，反射燈一座，本廠有工人一百餘人。七，冶鑄廠：專鑄各種生銅鐵配件，內分鑄鐵鑄鋼兩部，內有鑄鐵爐二座，都用電風吹火，旁有一起重機為運鐵塊及焦塊之用，鑄鐵時將生鐵及焦塊同置於爐內，後燃火吹風，約一時許，鐵即熔成液體，由爐旁小孔流於大沙桶內，桶掛於電力起重上，再移之倒於模型內，約一時許即成鑄件，模型的做法，即用兩個方形鐵套合並，將木樣置於中間，再用沙子填滿使堅，後將木樣提出，再加工修理，流一小孔，以備澆鐵液。另有磨沙，和沙，篩沙機器各一座，鑄銅部，有鑄銅爐七座，工作與鑄鐵同；此廠有工人一百二十餘人。八，模型廠：專供冶鑄廠做木樣，內有鑄機一座鋸木機一座，另有木樣室一所，儲藏做成備用的木器，本廠有工人十餘人。九，電機廠：專供本廠及車房車站等處電氣電燈，內有直流發電機四

座，共能發生電力九百四十個啓羅瓦特，本廠有工人百餘人，十，木廠：專修製客貨車輛的木質處，有機器鋸，刨等十餘架，都用電動機，本廠有工人二百人。十一，縫紉廠：專修製客車上牀墊椅套窗簾等，本廠有工人十餘人。十二，油漆廠：專油漆機車，客貨車，及零星油漆工作，本廠有工人一百三十餘人。十三，修車廠：專修理客貨車輛，本廠佔地很寬廣，滿鋪鐵軌，可停車三百餘輛，有工人百五十人。十四，風閘廠：專修配機車風泵，風缸，風閘，及客貨車風管，本廠有工人七十餘人。十五，汽力廠(大鍋房)：專供全廠汽力，因需汽的地點四散，故鍋爐房大小共分七處，鍋爐共有三十四座，本廠工人有七十餘人，十六，雜工廠：分撥至各廠，庫房，員司住宅等處工作，工人共有三百人。水之供給：共有井九眼，水塔三座，三塔共容水量九萬加倫。每年修造車輛數目：機車大修約百輛餘輛，小修約八十輛至一百二十輛，客車大修約百輛，小修約一百五十輛至二百輛，貨車大小修約三百輛，每年能造新機車數輛，各新式客車二十餘輛。員工總數：據本年該廠工作報告載，共有員司一百四十三人，日薪工人二千四百三十九人，月薪工人三十一人。經費總數及每月開支總數，材料約值二百一十萬元，工人工資約六七萬元，員司薪資約一萬一千餘元。工資：頭等工匠日薪六角六分至二元一角四分，幫匠日薪五角至七角八分，小工日薪三角至五角四分，學徒日薪二角八分至六角六分。工作時間：員司上午九點至十一點三刻，下午二點至五點，工人上午七點零五分至十一點三刻，下午一點二十分上

班，夏季六點下班，春秋季五點半下班，冬季五點下班。待遇：有年終獎金一月又四分之一或兩月，養老金，及死後恤金。工會：有唐山分事務所，組織很好，代工人謀利益解疾苦，且代工人買麵米。娛樂：有同志劇社。每晚響樂演劇，很形熱鬧。教育：有扶輪小學校，職工學校，學生約有三百餘人，組織很完善，另有一工餘夜課學校，為前二十年本廠所立。分甲乙丙三班，現學生路工與非路工兼收，人數約有一百二十餘人，成績亦很好。本廠為全國鐵路成立最早，規模最大，工人最多，廠規最嚴之規模工廠。

(未完)

孤兒

平夫

是一個夜裏，天色異常慘淡，並且，天空還蘊藏着濃厚的雲霧，不消說，月兒和星兒是見不到的。夜，是黑暗的。朔風細碎，刮在皮膚上，感到一種針刺般的痛苦。雪片，如棉絮般的被大地吸引着，立刻，荒涼的大地，便銀白化了。雖然，天氣是黑暗的，但因了雪的映照，還可以在黑暗的世界裏，得到一些微光。

死寂的街上，平素就稀少行人，何況在這風雪交緊的冬夜呢！但，十歲的阿梅，却靠在廟前，似睡非睡的，身體還發瘋似的攪抖，雙手還緊緊的縮在袖筒裏，單薄的破衣，早已被雪所侵濕，漸漸的又變成冰片，他身一動，碎冰便會滑啦滑啦的往下掉。

他模模糊糊的走進一個軍營裏，他當了兵，當他見到了旅長時，不禁使他生了一種絕大的驚疑，他注視着旅長

，旅長疑視着他，啊，原來他們是堂兄弟，他們又喜又悲，他們提及過去，他們只有悲傷，他們只有落淚！

自然，他是要脫離小兵生活的，他一躍而為營長，他居然過起貴族生活來；但，好事多魔，不幸，上司的命令來了，又要調他們開往前線去，這可急了他，然而，又不能擺脫，終於應命了，他到了戰場，他到了火烟瀰漫的戰場，炮聲轟轟，槍聲隆隆，不禁嚇的他魂飛魄散，手忙脚亂，他不知方向，他急的發慌，正在這個時候，忽然，一個鎗彈，正打在他的腿上，他感到一種異痛，睜開圓眼，原來是一個警察老爺，用棒打他的腿，他急忙起來，躲得警察老爺遠遠的，眼看着警察老爺，「嗤」的笑出聲來，洋洋得意的去了。

阿梅，從六歲起，他的不幸命運便開始了；他的父親是以拉車為生的；雖然生活不大富裕，但還可以維持他和父母的生活。

在一天的早晨，他的父親又去拉車了，只剩了他和母親留在家裏，他母親手拿着線，一針一針的替他父親補褲子，這時，父親突然的又回來了，母親不禁詫異起來！

「怎麼才出去不多一會，就回來了；拉到生意嗎？」母親問。

「……」父親沒有答言，只將手一擺，便急忙的躺在炕上了，臉色黃的怪可怕。

母親明白了父親的意思，急忙出去請醫生。醫生來了，用了一回手術，父親便呼呼的睡去了。

第二天早晨，父親好了，下了炕，就要去拉車。

「才好了，就去拉車，身子担不起！」母親攔攔父親。
 「不去！不去！一家子吃什麼！都等餓死嗎？我出去頂多累死我一個人；況且，我的身子也完全好了，要緊什麼？」父親有力的雄辯。

母親沒有話說，知道是沒法子的事，不去就得挨餓，只得任他去了，她想到這，淚，已流了出來，跟着父親走出門外，眼巴巴的望着父親無精打采的拉着車子走了。

「梅兒！你去炕席底下看看，還有幾個銅子，去給你爹爹買兩個燒餅，再買一點雜麵，今天給你爹爹做一頓好的吃。」母親走進家來。

太陽，已經驕傲的橫在天空的中央，瞪着大眼瞞着人們；梅兒家的飯，早已做熟，只是等候着父親回來。

「梅兒！去到門口兒看看，你的父親回來沒有？」母親焦急的催梅兒。

「媽媽！連一點影子也沒有，我還立在老王門口的土堆上來，也是看不見。」梅兒跑回來說。

「怎麼！沒有一點影子嗎？等我去看看。」母親很懷疑的問，臉上憂愁起來。

遠遠的幾輛車子，越走越近，母親料她的丈夫，就在這裏邊，豈知走近以後，都使她失望。

「王大叔！你看見梅兒爹沒有？」母親見車夫老王過來，便很想在他的身上知道一些關於她丈夫的消息。

「我倒沒看見，大概也就快回來了。」

母親還是等着，等着，只見一塊兒的車夫都回來了，工人們也下了了，農夫們也回家了，獨不見她的丈夫回來

，她的心和熱鍋裏的螞蟻似的，立坐不安。

正在沉思的當兒，忽聽得人跑的聲音，還有車子響的聲音，抬頭一看，原來是車夫小三拉着車子飛也似的跑來了。

「怎麼！跑什麼？小三！見你大哥來沒有？」母親又急切的問。

「唉！大嫂！你別提了……」小三上氣不接下氣，很着急的可是說不出來。

「怎麼了？小三！你慢慢說，不要着急！」

「唉！大嫂！你別提了，今天我和車夫老趙，正在槐樹底下歇着，忽然，一個車子飛也似的跑過來，不想走到半道上，車夫倒了，車子裏的人也摔了出來，大嫂！等到我們上跟前看時，那車夫已經連一點氣兒也沒有了，旁邊還有鮮紅的一口血，我再細看那車夫的蒼白臉時，大嫂！你猜！你猜那是誰啊？……」小三說到這，再也說不出來了，眼裏裏充滿着淚珠。

「是誰啊。小三！你快說！快說！」母親也傷心起來！心中也猜了個大概。

「唉！大嫂啊！那正是我的大哥，梅兒的爹啊！」說着已破涕大哭。

母親昏過去了，梅兒跑了出來，這個小門口，充滿着一片哭聲，驚天振地，很是悽慘。

從此以後，母子二人只有討飯來渡日，一天，兩天……光陰飛也似的逝去，說來不覺已經半年之久了。

這天，無情的禍端，又降臨在他們的身上，——母親

病了。
不消說，他們是請不起醫生，買不起藥吃，只有聽天由命的，於是病一天比一天的利害起來，梅兒整天只是哭。

母親的病，終於到最沉重的一天，眼看着就要斷氣，沒希望了，她含着淚對他說：「兒啊！你娘的病是沒希望了，本來，我死倒不要緊，只是可憐你還是這麼小哩！沒有人照顧，使娘的心怎麼放得下去啊！」

「……」漸漸的說不出來了，梅兒已伏在母親的懷裏痛哭起來了。

此後，梅兒，益是可憐，已是世上的一個孤兒，在廣大的世界裏，他得不到一點兒安慰，有的，只是憂愁和悲傷！

他離開了小廟，獨自兒在夜深人靜時，走到郊野，徘徊一個小溪的旁邊，他想起他的父母，不禁悲傷起來！淚珠從眼眶裏流了出來。

「哎呀！」喊出這麼一聲來以後，已經投身在河水裏了。

第二天，街上的報夫們喊着：「看報！看報！有××將軍出征倭奴的新聞，有三角戀愛的新聞，還有小乞丐投河自殺的新聞。」

出發之前

今 愚

隔了一天，金師長由師部回來。

當汽車駛進院的時候，金太太，曼倩，六老爺，若輝

等，都跑出來迎接，大家跟進客廳裏，都詢問軍部裏這幾天的情形怎樣？金師長喝過了一盃茶才說：

「從熱河戰局轉變後，日軍又野心勃勃地向長城各口迫進，現在防地很吃緊，昨天接到密令，全軍定十五日集結待發；先移防到遵化，緊張時或者開赴喜峯口一帶。所以我今天回來，」說著看了守安一眼。

「六弟！我這次開發前線，難免不延長時日，家裏的事，你要格外照看；總是不常出去。我有事或許差人回來。」

六老爺聽了他哥哥要開拔的話心裏早就不知所了。沈思了一會才慢吞吞地說：

「哥哥放心的去吧，家裏的事情都不用惦念；不過，哥哥這麼大年紀，並且已經好幾年沒有作戰了，這次到邊防去，恐吃不了那樣的苦處。」

金師長聽了，深深地吸了一口煙說：

「這些，還不算什麼。回想我這一師，自二次直奉戰，及中原大戰後一直堅養了這些年；不過，對以前的內戰，我已經起了最深的厭惡；我常對軍士們這樣說：「中國人決不打中國人，要是對外作戰，無論如何犧牲，也是要幹的。」這次到前線去抗日，很合我的心願。將來得到勝利，那才是真正的光榮呢！」

這時坐在六老爺左邊的若輝，聽了金師長要開到前線去抗日，他的心早已跳動了；全身的血液，立刻緊張起來，不時的幻想了朵朵希望的花；但有時看看金師長，有時看看金太太，再看看六老爺，也是悶沈沈的沒有注意他；

就是平常最關心的曼荷妹妹，這時也呆呆地低頭默坐。急得他坐在旁邊，搓着手發悶。後來還是金師長一眼看見了若輝，才笑絲絲地說：

「若輝！你將來打算怎樣：是願意念書，還是想做事？」

若輝偶而聽到了這樣的問他，立刻站起來說：

伯父這次到前線去抗日？正是爲國家爭光榮，爲民族謀幸福去；這種戰爭，是很值得慶幸的。我很願意隨伯父到前線去參加這光榮的戰爭；假若我能殺死幾個敵人，那也算給我父親報仇，給國家雪恥了。」

金師長聽了他的話，不覺爲難起來，沈思了好久才說：

「若輝，伯父不是阻你的勇氣，要是平時，我很願意你到軍隊去！並且前幾天我也和你伯母說過，不過這次到前防去，因長城一帶地勢險峻防線又長，恐一時難以克敵，所以我還是不願你去，假若你決定要入軍隊，那我可以薦你到劉師去，他現在駐防洛陽，和你父親也是最好的同學。」

若輝聽了不叫他上前線，要送他洛陽去，便著急的說：

「伯父！我不是不聽伯父的指教。不過，自敵人佔去東北，陷落熱河，以至現在又迫進長城，凡是國內有血性的同胞，那一個不願去殺賊？何況我父親是被敵人殺害的，母親妹妹受敵人逮捕，假若我再忍辱偷生，怎能對得我的父母？並且我一天不發展，我的父親母親一天不得團聚

。所以我還是求伯父答應了我，將來我能建功立業，也好爲父親母親報仇雪恨。」

若輝說着，不覺悽然！淚珠也流到眼邊，金師長同金太太聽了他這悲哀的述說，也覺得可憐！六老爺早已心軟了。尤其是曼荷，聽他一字字吐出來的悽楚的句子，越發使她痛惜！又想替他哀求她父親，又要不希望他到前線去；這樣寂靜了半天，六老爺看得太可憐了，才幫助若輝向師長說：

「既然這樣，大哥就帶他去吧！不過；要給他找個清閒的職務，隨時再注意一點就可以了。」

金師長才點頭說：

「好吧！你能有這樣意志，我也不好過於攔阻，我明天就回軍部，你在後天帶著應用的器具，到師部去。」說時又面向金太太，

「妳告訴他們，把我的行軍床，圖囊等行軍用的器具，都找出來整理整理，交若輝後天一起帶去。」

金太太答應了。大家又談了一會，這時天已到夜半，六老爺和若輝不便久坐，便都退出來。

這一夜好容易過去了。第二天早晨，大家都很早的起來，忙著送行。吃飯的時候，大家都坐在客廳裏，曼荷紅腫著一雙眸子，呆呆地坐在那裏出神，金師長看了，知道他是哭了一夜，不覺也存了戀念的心了。他的眉頭皺緊了，彈一彈雪茄的灰吁一口氣，才慢慢的說：

「曼荷，妳是想爸爸嗎？好孩子，妳不要這樣悲傷，妳哥哥沒有在家，爸爸走後，妳應該安慰妳母親，並且我

這次出發是到前線殺敵去，等爸爸戰勝回來，妳好同妳母親去歡迎我；那時妳該多樂？」

曼荷坐在靠窗的長案旁邊，手裏擺弄著一塊早就濕透了粉色絲巾，垂著頭在那裏深思。聽了她父親的話，越發引起了牠的悲哀，淚像珍珠似的滾下來，嗚咽地說：

「這次爸爸帶著全師的士兵去抗日，正是為國家，為民族爭光榮的戰爭，我那能因為這個悲哀！何況這是長官的命令，軍人的職責，不過我哥哥沒有在家，我又是個女孩子，不能到前線去幫助爸爸殺盡了日本鬼子，我很覺得難過的，所以……」

說時曼荷在牠悲哀的面孔裏顯露出一線笑容來；但，接著又用濕透了的手絹去拭眼淚。引得紅了眼圈的金太太也笑了。

「好孩子，在家用心的侍奉妳母親吧！暫時先不用給妳哥哥去信。」

說著飯也開來了，大家隨便用了些。時間也要快到了，一起坐了兩輛汽車，駛向前門車站去。霎時車抵了前門車站，恰還有五分鐘的時間，到站歡送的親朋很多，金帥長一一握過了手，寒暄幾句，便聽得站房裏一陣鈴響，金帥長雄糾糾的上丁車，大家注視著火車，緩緩地向前開去了，只有金太太同著曼荷他們悵悵地望著車影，從車頭煙囱裏突出來的縷縷地黑煙，如像一條烏龍似的翻江絞雪的衝向前去，一直望不見了，才失神似的坐汽車回來。

一九三四·六·二十。於北平。

夜

省 儂

碧藍的天空，滿佈着細微的星斗。時間已是四點多。大地上的一切，除馬路上的幾個崗警在打盹外，可算是萬籟無聲。也正現得夜景的淒涼。

車站的電燈，本來就不十分光彩，這時候，更形得暗淡了。

四至八的崗位，因為沒有什麼事，所以都東一個，西一個的零亂着，有的在唱無腔的小調，有的在講幼年時的滑稽故事，或者，日間的耳聞眼見的滑稽事件。我却也是其中的一分子。

「喂！今天老B的事，你說離奇嗎？在現在，沒有牌頭真不能做事，他究竟為什麼，×長要開革他呀？老王！你知道嗎？」徐放大着喉嚨問我。

「唉！B的為人真好，你看他，由前×長把他補到此地，已經半年了，從沒有和別人鬧過一回意見，或者，做半點使人看不起的事，真和氣！像這樣的好人，無故停他的職，將來還能做事嗎？」張，好像同人說，又好像自己說，垂着頭在那裏咕咕着。這時候，我不知為什麼苦悶了，傷悼了。

B，他的故鄉是海州，是前×長補進來抵一個姓陳的缺，他的為人很好，上和下睦。——因為我平時不大喜歡和這班人接近，所以他的詳細歷史我還不大知道，但是他的為人，——全體上下，可算是沒有一個說不好的，都承認他是一個完全的好人。前幾星期吧！我們本局的×長和

蘇州的×長對調了。他們倆，大概是意見不合吧？所以新×長，一到此地就說這樣不對，那樣要改革。而尤其是對於他補的人，格外的苛刻。老想找幾個機會把前×長補的人一律取消，奈何又找不出一個錯處來。所以在最近特地派B到上海去領未領的雨衣，剛一動身，這邊就指責他擅離職守，下一張條子停職。據說，明日就要離我們局子了。

「B，不是明天就走嗎？我們弟兄們沒有什麼表示嗎？」張，又在半自語半似的說了：

「什麼表示？誰還能留他嗎？軍隊裏老唱着絕對服從的高調！現在他要停他的職，誰要多一句話，馬上就加上一個新名詞，教你也吃不成這十五塊。誰還敢多這份事呢？」馮正唱着，小東人——闖下了——的三娘教子。聽得張這一問，馬上停止了唱，來反駁他。

「你也不用和我抬這窮槓，我也不過是冤死孤悲，物傷其類罷了。你說，假使他這樣的下去，我們×上的人，不是多要停光了嗎？我們還有什麼保障呢？不知他這樣的對於我們，是什麼用意，」張到底不服這口氣，還是這樣的自語着。

「什麼保障？什麼用意？現在的世界，只有強權，那裏還有什麼公理存在？飯緣一滿，馬上就滾蛋。至於用意的話，你還不知道嗎？現在都是人情世界，不是想安插一個私人，就是提借這個位置來買幾十塊錢的酬勞費，反正是拿等飯吃的人來剝皮抽筋頭兒」馮，把滔天大禍唱了，恐怕被別人搶去，所以很急促的，發了一陣牢騷。

這時候，因燈光的暗淡，看不清他們的表情，假使能看到的話，我相信一定比演新劇還要有趣。

「他這個傢伙真混蛋，他在蘇州的時候，不是很老實嗎？怎麼三個星期沒有到，就變成這個樣子呢？」

「你說這個傢伙混蛋，罵的未免厲害點，但是，像這樣的事體，我們應該發生怎麼樣的感想。你要知道，蘇州的筆頭子厲害呀！我們南京呢？你數數看，誰能那樣的拚命的幹？拍馬屁還拍不上呢！要說幹的話，真嚇死他們！別抬槓了，說現在的，正經，B，明天什麼時候走呀？我們預備怎麼辦？」我不耐煩和他們抬那無味的槓，心裏好像有什麼事似的，但是被他們攪得又不能把整個的心靈想那我那要的事，所以也參加說笑了。

「這樣吧！每人替他湊兩毛錢，買張四等票吧！他說明天走呀！」黃又在狂叫了，我們終於通過了他的提議，湊足兩塊錢，預備做一個淺薄的送行禮。

天色漸漸的亮了，獅子山頂上的霧，還沒有散盡，由東邊的雲窩裏，慢慢的托出一輪紅日來，四等車的旅客稀稀在票房旁的橙上坐着談話了，在票窗剛開的時候，預先買了一張四等票，等候着B的來臨。

「B來了」黃湧躍着，說着，招呼去了。

B滿面堆着笑容，和我握手，但是，我，我不忍看他那副笑容，覺着那種笑，完全是一種悲愴的流露，全是酸的成分，我要哭了，因為B的臨別，要替他圖個吉利，同時也負了一種使命，所以極端的忍耐着淚，勉強的裝出一副笑容來，冲着他一笑，伸出右手來和他握一握，唉！我

覺着我的心非常的疼，舉動也不自然，又不好有什麼特殊的表示，我苦極了。

「But, B, 你此次到上海的宗旨有沒有？預備怎麼樣？現在我們班上的人替你買的車票在這裏！」竭力的搜索的結果，這才說了兩句，眼眶又紅了，我不知爲什麼要這樣傷感，同情心的劇烈表示吧！

「謝謝你，謝謝諸位費心，我此次到上海，沒有宗旨，也不怎麼樣，不過社會上多一個失業者罷了，還有什麼？一個青年，不要以爲受淘汰是種恥辱，以至灰心，這是一種最嚴格的感化教育，所以失敗爲成功之母，這是不錯的。請你放心，我，好歹當然是不能逆料，但是希望諸位要努力，不要學我這個弱者。因爲社會上是沒有決對的公理的！」他說完了這幾句話後，流淚了，大家沉默着流淚了。

幾個旅客當有什麼事似的，多停下來看。

「六點鐘到了，Hi, B, 快上車吧！」黃哭喪着臉跳着說：

這一聲，好似一個青天霹靂，打破幾個人中間的沉靜。

催客鐘已經打過了，我和幾個同事，都隨着 B 忽忽的上車去。

「我現在沒有什麼說的，心裏非常難受，最後，希望你們努力奮鬥，保重前途。」B 很不自然的含着兩泡淚水到車上去了。

汽笛響了，車也慢慢的隨着移動了，B 由窗口內伸出

頭來對我們說。

「保重呀！再會吧！」聲音好像比先前悲切了。

車已經開出了月台，還看見 B 在揮着手帕在叫。

罪 者

有 恆

亮晶晶的電燈，混合着皎潔之月，普照在新雨的大地，分路夫，頭目，調車者，提着號燈，頻頻的搖着，站在軌道的一邊凝視，機車頭拖着車子，在一條不同的路線上行駛，老劉的分路在大衆的監護之下軋壞了，事出機會，但各有各的苦衷；雖然是阿趙失於檢點扳錯了路。

「老伯伯，吃瓜子，五香瓜子！」「老伯伯！吃香煙，頂刮刮的大英牌來路貨呀！」這一切是老劉孝敬頭目白老頭兒所獻的幾句慰勸話，在一個無論早上或晚上，都可直接的播送到一般人的耳膜，「拍馬皮」在社會上，尤其在不景氣的中國，的確，是進身之階，維護飯盤的不二法寶，效力洪大戰勝了日銷十五萬份的新聞廣告欄，老劉雖然入路不久？他恃着這種變相的交際手段，卒能博得白老頭兒的歡心，成了白老頭兒的忠實愛卿；這也許是香瓜子的魔力作用吧？

阿趙的性情，未免太呆板了，尤其他拙於辭令，見了大老是默言寡語，找不出一句說話的材料，那麼？任你工作的成績如何優良，又怎能得到人們的同情呢？一星期前，因爲成見不同，拌了幾句嘴，惹得白老頭兒現着獠獠的面孔，向着他大發雄威。他有時也會想着：天賦人類的一切，本來都是平等的，爲什麼要受他的壓迫？難道這是做

頭目的應有的特權？他把一切的遭遇，統統都歸縮到命運上啊！頭目是殘忍的！上級長官又該如何呢？是了，俗語不是說：閻王好見，小鬼難纏嗎？

辦公室裏的電話，一陣子亂響，一會兒站長來了，稽查也來了，五十米距離的左右，在遙遙的光線之下，兩位大人，被一羣伙役抱圍着，夜寂人靜，一陣喧嘩聲，錯雜得不可細辨，尤其是自老頭兒喜鵲般的尖腔，格外喊得響亮，顯然的是在宣佈阿趙的罪狀，隱約的看得到幾隻手不住的作勢飛舞。

阿趙早料到這次的談話，是不利於他的。

經過十五分鐘，石子路碰着稽查的皮鞋底，括括的亂響，響聲愈大，愈是叫阿趙的心靈感覺得窮於應付；終於在脚步未停之前開腔了！

「阿趙！你怎麼做事不當心，又是在這裏看書吧！」

「沒有，張先生！」

「我時常在外面查着，每個人的工作勤惰，我都能夠見得到，想你正是有為的青年，將來是很有希望的，並非是說你工作懈怠，不過你的思想太複雜，以後做事要專一，工作時要致力工作，休息時要致力休息；在工作期間是絕對不要看書；因為一散心是要出亂子的。」

「是的，張先生！不過我……」

「你也用不着辯駁，渣澤剛有出軌的事變發生，處長說他是反動份子，已把行車人員暫時扣留，我假使呈報上去，或許說是響應事變，換句話說：就是破壞交通。我以為你的思想很純正，更相信你決不會有軌外行動的。」

查不等他還口，又接着說了這一大套；阿趙也急着開腔了：

「我常想一個人，不盡義務，是不應享權利的，何況我又是在鐵路上服務，得到豐富的報酬，自己的衣食住行，仰給於鐵路，父母妻子的生活需用，也須仰賴鐵路供給，既不能有什麼大的建樹，反而破壞生產，問心何安？張先生要原諒，這次事變，我確有啞子吃黃連的苦衷！想來張先生一定能夠想像得到的。」

「我明白了」張稽查停了停，點了點頭，說着，轉過身去了。

「老劉素來做事是很巴結的，張師爺！」張稽查迎面碰到的白老頭兒央告着說：

「啊！巴結？怎麼又亂壞分路呢？」說着，頭也不回的走進辦公室了。

回 家

究 生

「回家」！這一個名詞，在飄泊異鄉的人底心弦上，是多麼快樂啊！然而。我的朋友回家，竟是這樣。

他在×埠的一個工廠做工，工資雖然是只有十多元，然而，他是貧苦出身，儉樸可算是他底技能，從未亂花過一文，除自己應用的零錢外，都由郵局寄回他的家裏，去養活那風燭殘年的老父老母，和天真漫爛無知的小孩，一月又一月，都沒有間斷過。

唉！不幸的命運，終於降臨在他的頭上。病，一連病了十多天，身體是日見瘦弱，精神是日見

疲倦，他說話的聲音，像新婚之夜的密語一樣的低，眼睛現了一個凹，額角顯然凸露，望着朋友，總是充滿着憂容，好像有許多話，要說的樣子，然而，終也發不出一息聲來。

他只要在安靜的時候，便從他的口袋裏，拿出這樣一封家書——

「榮生！好久沒有接到你的信和你的工資，家中的困難，一日日地趨於緊急，真的，連明天的米都沒有了，人口捐，房租，建築費，臨時特別捐，保衛團的用費，一天天在催促，昨天來了兩個收捐員，穿着戎裝，帶着盒子炮，在家裏坐了一點多鐘，兇凶地說：『你們下等人真可恨呀！派一點捐款，還不慷慨的送來，經我們一次次的來收，還今天說明天，明天說後天，一直又推到了今天，還說要等你兒子的錢；都像你們這樣，那可糟了呀；我們辦公的人，也都要餓死呀！你們不會替別人想想嗎？我穿着這七塊多錢的皮鞋，來替你跑這石頭路，哼！看有些不合算哩！知道嗎！今日你會說謊，說你的兒子，過兩天一定有錢寄回來！好！今日十四，就十六日下午來；到那時沒有，哼！不怕你沒有錢，東西也可以，你就跟我到局子裏去也可以，這是你兩條唯一的生路！你不要只顧發笑，和叫吃茶呀！你們這一類的舉動，每次都是一樣的，真叫人看得討厭了！誠實的告訴你，你心裏要有點數目呀！……』

「榮生！這是多麼難辦的事啊！現在都只望着你這一月的工資哩！……」

在一面看，一面流淚，心中，別人的心裏，那裏能精

詳的寫出來，在受過這刺激的人，那就明白啦！

有一次他在這樣地舉行他的常例時！

「張榮生，經理叫你！」一個茶役在房門外叫着。

他忙把信收好，把淚揩乾，把衣服理了一理，把鞋子也拍起來，拿一條手巾，替骯髒的衣服，去了一層塵，三脚二步的走進了經理室。

一刻的功夫，回到了房間裏，手裏拿着三張花花綠綠的鈔票，眼淚是在如連珠似的滴下來！

病！病造成了他的失業！

數天後！在一個僻野的×村小路上，有一個穿着一件舊長衫的壯年，手提着一個籐籃，頭戴着一頂骯髒且破的「藍脚」禮帽，低着頭一步步在向一所茅屋的目標前進者，這便是因病而失業的榮生！

當他還未到達目的地時了，便見前頭有兩個兵士，扭着一個老頭兒，在拖着走，後面一個老婆子和一個少婦在跟着後面哭，兩個老農在跟着調解，茅屋的小孩，在「呀呀」的哭不成聲調……

他明白了，他恐怕他年老的父親受苦，趕快走近去。

榮……生；你回來了啊！我夠受了，……你帶了錢回來嗎？

你；他跑到他的面前，握着他的手，哭得說不出話來。

「啊！他是你的兒子，好！你不願意去，我也不要你去了！」一把拖着他的兒子就走，一把便提着那籐籃。

他父親去拖他的時候，被推在一個泥田裏去了，那兩個調解的農夫和他的妻子，在那裏拖救他的父親！

他在正這患病的時期，被這樣的一拖，一急，噴出了一口沸騰的鮮血，坐在地上不動了！兩個兵士咬齒的罵道！

「哼！你會弄狡頭，裝死！在你未死以前，還是這樣的幹下去？！……」

唉！這是他的「回家」！

耐妻

高鶴年

「時辰鐘每在下午，好像擺動特別的快」，宗三每每地這樣說：今日太陽的光芒，很熱烈的普照大地，旺池村的老老少少，沒有一個不歡天喜地的，因為近幾天來，總是下雨，雨雖下的不大，可是路上的泥水比下雷暴雨還來得利害，好喜歡對大眾講故事的成老爹，因下雨坐在家裏，悶的不耐煩了，今日天晴，他有說不出的歡喜，

時間走得真快，從清晨起來，還沒有做什麼事，看那不慌不忙的，得的得的時辰鐘，已經到六點多，旺池村的人，差不多都吃過飯了，這時正是四月初頭，天氣不冷也不熱，全村老老少少，都聚在全村唯一的娛樂場所——碾盤附近，小孩子做着種種遊戲，玩的不好，常常互相打起架來，大人都是講故事，說笑話，因為他們是鄉村人，鄉村的風景欣賞慣了，並不以為稀奇，只知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是應該的，當然的，在這鳥語花香的四月中，他們不談風景的好壞，或美與不美，而談的却是些社會問題，成老

爹見全村的人已到大半，他那二寸多長的烟捲已捲好，按在煙袋頭上，因烟袋桿子太長，自己夠不上看火，所以請在他面前站着的一位少年替他上火，他吸着了煙，大咳一聲，將鬍子一抹，在旁邊的人都說：「不要吵，不要鬧，成老爹要講故事了。」這時全場肅然起敬，只有一個小孩子還在說：「你打我嗎？」成老爹又想講話，又怕烟捲上的火熄掉，最後用盡氣力，吸兩口煙，方才說道：「我今天所要講的是事實的敘述，不是像從前所講的那些神奇古怪的故事，講的題目是什麼？你們一定要問，我告訴你們，題目很簡單，就是「耐妻」兩個字」，全場聽眾都大笑著說好！好！好！成老爹又用力的吸兩口煙，接着說：「講起來，在坐有的還許曉得這回事，大新莊的王大老爺，他曾經做過知縣，你們沒有聽人講過嗎？」這時場中年齡比較大些的人，歪眼邪嘴，默默地用情感打電話，表示探問的樣子，成老爹又接着說：「王大老爺雖有錢，可是已到五十多歲還沒有兒，自己覺得無後——沒有兒子，便把官辭掉，專在家裏享樂。他的朋友張三勸他討妻，好生兒子，他再三不肯，並說：「我的內人不願再嫁人，我如果娶妻，不是一個男子佔有兩個女子嗎？中國因為向來重男輕女的關係，對於女子不加愛護，女子的數目較男子為少，一夫一妻，女子尚不夠分配，我怎能佔有兩個女子呢？如果佔有兩個女子的話，不是等於強姦嗎？罪惡何等重大？我一生會做過幾次官，至多也不過貪人家些物資的財產罷了，却沒有明目張膽做這種強姦的事情？」這件事沒有成功，張三早知道：「吃醋」也是預料得到的。王大老爺平

素太呆板太肉頭，好像有神經病似的，他如果不贊成你的意見，你無論怎樣說，他都不聽你的話，張三爹這次所以有勇氣，不怕吃醋，原是他老婆逼的緣故，因為他怕老婆，老婆叫去說，也不敢不去，張三爹未說好事，又受人責備，回家還受老婆的褒貶，越想越煩腦，不知不覺流起淚來，手向臉上一抹，覺得潮起來，自己很詫異的說：『我的臉洗過已經多時，水還沒有乾嗎？』手又向臉上一抹，覺得潮而且黏，自己的智慧來了，不是水，原是神經受刺激後而生淚，張三爹想：『大丈夫眼淚貴如油，豈能這樣懦弱？』隨即將煩腦，畏懼，化爲勇敢，自己想到：『王大爺的確需要兒子，要兒子非討妾不可，』討妾這件事，在理論上雖然不大妥，我們可以不去管他，好在在現在的社會上一般人看起來，是富翁應有的權利，窮人沒有妻子是應該的，誰叫他窮？既窮就應該斷種，更不應該「性慾有正當的發洩！」這時成老爹怕我們不明白「人」所以窮的原因，特別的提出加以解釋，他說：『窮是環境所造成的；今日的大富翁，說不定他的子孫也要做乞丐，叫花子也許本身馬上會變成大富翁！』衆人聽這種解釋，連小孩子都鼓起掌來表同情。

成老爹講到這裏，吸了兩口煙，又繼續的說道：『張三爹充滿了勇敢，不顧一切，定要王大爺討妾，在一天下午，大約是六點多鐘的光景，張三爹帶他佃戶李四麻子的女兒，到王大爺家裏，他以多年相處的感情。逼得他非收下這女兒做妾不可，並且對他說：『此事外面人都知道了，你如不收下，人家女兒的名譽不是糟了嗎？不教人

家父母難以爲情嗎？我的臉又轉向那裏去？請你收下罷！我前天對我底佃戶——李四麻子談話，探探他們的心理，我說：『大新莊的王大爺五十多歲還沒有兒，他的太太今年也五十多歲，生育是絕對不會的。他的家產你可知道否？』李四麻子說：『我怎麼不知道，他們是官宦人家，我上街走他門前，見馬啦，驢啦，騾子啦一大羣在門口，據說他家裏驛車，轎子都有；瓦房的高，與城裏的大房子不相上下，有人說他的房子比老爺大堂還要好呢！那個不知道他的家產？』李四麻子夫妻兩個都願意，這個女孩子又漂亮，又聰明；不過是窮人家的女兒，不懂得禮教，她既願意跟你，一切聽你指使，也不難教好了的，她的父母——李四麻子夫妻兩個，見女兒得着生路，也非常歡喜，只要你稍微給他些好處，就滿足了，你如果不肯，我替你出錢，總之：你不要糊塗，不要爲理智所蒙蔽，還是生兒子要緊，王大爺被張三爹這樣一說，也就不顧從前的主張，扭扭捏捏地答應了，」成老爹說到這裏，將長烟袋送入口裏，很用力的吸，也不冒烟，知道火已熄滅，磕磕烟袋就要走，衆人圍着說：『成老爹！成老爹！連着講下去，李四麻子的女兒生子沒有？後來的情形是怎樣呢？』成老爹說：『天已不早，不能講下去，讓你們回家去罷！』衆人一閃而散，有的人還喊着：『講下去！講下去！……』

(完)

國有鐵路勞工統計

——共八萬一千四百餘人——

國有各鐵路勞工統計工會組織及工人生活等項事宜，鐵道部向極注意，專科管理其事，前為明瞭各路工人人數工資統計工人散布情形工會概況，工員消費合作社概況起見，該部勞工科特於去年舉辦總調查一次，聞各項調查統計現已編印竣事，不日即可出版，頃據其調查結果，工人人數，京滬杭甬路為九·四五四人，津浦一三·四七五人，平漢一五·〇四四人，北寧一〇·〇一〇人，平綏九·〇三九人，隴海六·一一八人，膠濟六·二一五人，湘鄂四·一三三人，正太二·一九八人，道清一·三六〇人，南潯一·一三一人，粵漢南段二·一一八人，廣九一·〇五三人，共計八一·四四八人，每日工資，京滬杭甬路為九·三三六·一八元，津浦九·二四六一七元，平漢二·四三四·一〇元，北寧七·一八九·八五元，平綏五·〇〇六·二二元，隴海三·五七五·一一元，膠濟五·五二四·三〇元，湘粵二·三九五·二〇元，正太一·七三一·九五元，道清九二八·四八元，南潯五三八·三六元，粵漢南段二·二五一·四七元，廣九一·三一八·七六元，共計六〇·五九六·一〇元，又勞工數目一層，按該部二十年對於鐵路工人人數之統計，為九九·七五四人，除關外七路共計一四·七〇一人外，其時關內十三路共有工人八五·〇二五人，現在十三路工人共有八一·四四八人，較之二年前則減少三·五七七人，惟北寧路關外段尚不在內云。

歸棹

孟昭元

暮色蒼茫，
黃昏掩沒了夕陽，
我駕了孤舟，
在那蘆影深處蕩漾。

* * * * *

蘆柳蒼蒼，
荷花芬芳，
雄壯的鐘山，
正迷戀着欲去的夕陽；
錯綜的野花，
在柔和的晚風中散布他自然的幽香。

* * * * *

晚風吹，
人來往，
枝頭的暮鴉，
在尋找牠歸宿之鄉；
一對對的愛人，
也在那楊柳深處歌唱。
大自然的美妙啊，
實在值得我們欣賞。

* * * * *

山色蒼茫，
湖光蕩漾，
這湖山美景，
逗起我心頭的惆悵，

我這飄零的遊子，
可能終日的徜徉！

鐵路勞工問題研究(續)

金榮花

乙、平漢鐵路總工會

平漢路勞工運動發達最早，工作亦十分活躍，有聲有色的二七事件，不但給予中國勞動界以新的轉機，而且大人的給軍閥一個深刻的教訓。當該案發生後，各地工人極端同情，如正太道清粵漢等路均實行罷工，表示援助。此外同情罷工的有漢陽鋼鐵廠漢冶萍輪駁工人等處。至於準備罷工尚未實行的，有津浦鐵路武漢電燈電話自來水工人，北京電業工人，京綏路工人，京奉路工人。上海方面，更是轟轟烈烈，自京漢路總工會駐滬辦事處成立之後，宣傳很有成效，組織工團聯合會，募款救濟失業工人，通電全國各界請求援助。北京方面尤為熱烈，如學生聯合會的遊行示威，工會方面的遊行示威，以及國立專門以上學校教職員的通電，在在足以引起政府的注意。同時國會方面有多數議員向政府提出質問，後來又有議員向黎總統建議請政府設法調和的種種事情，雖然在事實上沒生效力，而北洋政府確是受研擊不小，竟明令『主管部妥擬工會法案，咨送國會議決，尅期公佈，以資遵守』，公然承認工會的組織，在政治上法律上開一新紀元，這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一件事情。自此慘案閉幕後，表面上似呈屈服之象，則秘密進行不已。十五年北伐軍克復武漢後，工會公開成立，工作特別緊張，對於工人本身問題，改善不少，如提

高工資，籌辦職工教育諸事，都有很好的效果。惟自十六年清共以後，全路工會均行停止活動，頓受打擊不小，但自特種工會法頒佈後，各工會依法改組，形式上登時恢復舊觀，惟實際上的工作，已稍弛懈，不若從前之緊張了。不過，行動上雖較從前緩和穩健，而工人的團結和訓練，確實日有進步，對於路局無理的壓迫，屢有抗爭。

因此十八年三月中央民訓會直接派委員八人，組織平漢鐵路工會整理委員會，着手改組該路工會，終以全路工會一致反對，未能實行。是年四月，該路各工會遂自動在長辛店開聯席代表大會，共到有前門，長辛店，石家莊，順德，彰德，信陽，廣水，江岸等處工會代表二十餘人，當經大會議決封閉整委員，並派代表赴路局（此時路局尚在北平）請願，面陳工人痛苦，要求救濟失業工人，增加工人工資等項，路局答復極為圓滿，會議遂告一段落。自此以後，該路各工會即以此項代表聯席會議為臨時指導機關，先後計開會四次。全路常設機關為平漢鐵路全路工會聯合辦事委員會，執行全路總工會的職權。十九年六月北方政局發生變動，該工聯會奉令停止活動，至擴大會議成立，始恢復活動，將及半載，擴大會議失敗，該路各工會又奉令停止活動。二十年四月始由該路特別黨部領導，依照新頒法令，改組工聯會為平漢鐵路工會，各地分會改稱分事務所，於是全路工會，始符法定組織矣。茲將全路分事務所，所列表如下：

名	稱	地	址	備	考
第一分事務所		江	岸		

- 第二分事務所 廣 水
- 第三分事務所 信 陽
- 第四分事務所 鄭 州
- 第五分事務所 彰 德
- 第六分事務所 順 德
- 第七分事務所 石 家 莊
- 第八分事務所 保 定
- 第九分事務所 長 辛 店
- 第十分事務所 前 門

丙 北甯鐵路總工會

北甯路工人組織，發動於民國十一年，因在軍閥壓迫之下，不敢公開活動，乃將各工會變名為工人俱樂部，如唐山，塘沽，天津，豐台等處，均有此項組織，從事活動。殆至十三年孫中山先生北上時，所有工會，曾一度公開，旋因孫先生逝世，政局轉變，遂復秘密活動。自此以後，革命潮流日高，而北政府對工會之壓迫亦日甚，故迄未正式活動，直至十七年五月北伐軍克復平津後，北甯路各站工人，自前門至山海關，經中央命令，在該路黨部未成立以前，由河北省黨部指導，先後組織工會，從事訓練工作。然以全路未曾統一，總工會不能成立，遂由各工會代表聯席會議決議組織聯合辦事處，執行總工會職權，以便統一組織及訓練。縱的組織，始告完全。十八年四月，中央直接委派委員五人，組織整理委員會，來路整理，以不得工人信仰，屢與各地工會發生衝突。遂由中央電令該整理委員會結束，另行派員籌備該路特別黨部，領導該路工會，

合聯辦事處仍准繼續存在。迄至十九年擴大會議成立時，黨務發生糾紛，全路各工會被迫停止活動。嗣後擴充大會議失敗，該路特別黨部奉令改組全路工會，重行登記審查，分期成立分事務所一十四處，遂於二十年八月召集全路代表大會，正式成立工會，呈請鐵道部立案。該路工會，始成爲健全之組織了。茲將名稱事務所列表如下。

名 稱	地 址	備 考
第一分事務所	前 門	
第二分事務所	豐 台	
第三分事務所	天 津	
第四分事務所	塘 沽	
第五分事務所	唐 山	
第六分事務所	古 冶	
第七分事務所	山 海 關	
第八分事務所	錦 縣	

(未完)

職 工 教 育 消 息

1. 規定暑假日期：各路職工學校暑假起止日期向無規定，茲經本會擬定南方各校自七日起北方各校自七月廿日起至八月廿日止爲假期。已呈部批准通令各校遵照矣。
2. 辭退誤課教員：南京職校教員戴修潛因玩忽教務，經職工教育委員會明令辭退，并嚴令該校長督促教職員努

力改進校務。

3. 常州職校整頓校務：常州職校為促進校務之進展，特擬定教師自省綱目，及組織教學研究會，呈請職教會批准施行。

給朋友們

▲.....非 昨.....▼

朋友，當你懷疑你眼前的景物完全變了顏色，則你便該清楚的覺醒，這個世界已全非昔日，東方的太陽，早把它猛烈的威力燃燒了全球，就是你自己的家裏，也已起了強有力的反射！朋友你別驚詫這一個奇蹟，一個空前的奇蹟，你該曉得，它是拯救幾萬萬勞苦人們的藥石！你不看見嗎？它的亮光已蘇醒了萬千的人們，你不看見嗎？它的烈焰已把太平洋燒得鼎沸；正因為這樣，那些資本主義的凶獷的野獸，還不自量地，想最後賣力的來搖撼這塊巨石！朋友你莫不信，這世界下層正潛着巨怪的力，到那個時候，它就要像火山口一般的猛烈出！現在每天的萬千的鬥爭騷動，就是它的引子，馬上，一切凶殘的猙獰的面目都要一齊毀沒！朋友，你如果要把這些當作一幅五彩的圖畫，或者，朋友你更把它比做了一幅偉壯的戲劇，那麼，你千萬莫做一個欣賞者或是一個觀眾，而你應該是這劇中的演員，是這畫中的人物！

本報投稿簡則

- 一、凡有關於鐵路職工生活職工教育職工調查及勞工文學小說詩歌戲劇歌謠等項之文字賜投本報者均所歡迎
- 二、投稿文字須用淺顯易明之語體文以求適合於一般職工閱讀之能力
- 三、投稿文字須寫清楚並加新式標點
- 四、本報對於來稿有修改之權如不願意修改者請預先聲明
- 五、譯稿須附寄原文
- 六、投稿者須將姓名住址詳細註明以便通訊
- 七、來稿經登載後分兩種報酬
 - (1) 每千字酬一元至三元之現金
 - (2) 贈送本報
- 八、來稿如不願受酬者請註明「却酬」字樣
- 九、來稿登載與否概不退還但預先聲明並附足郵票者不在此例
- 十、來稿請寫南京湖北路鐵道部職工教育委員會編審股

鐵路職工半月刊

報	每半月一冊	半年十二冊	全年廿四冊
	費	三分	五角
每月十五日三十日出版			
地址	南京湖北路鐵道部職工教育委員會		